

信任文化的

断裂

——对崇川镇民间“标会”的研究

邱建新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信任文化的 断裂

——对崇川镇民间“标会”的研究

邱建新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任文化的断裂:对崇川镇民间“标会”的研究/邱建新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8

ISBN 7-80190-677-2

I. 信... II. 邱... III. 金融-民间经济团体-研究-中国 IV. F83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4700 号

信任文化的断裂——对崇川镇民间“标会”的研究

著 者 / 邱建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皮书事业部 (010) 85117872

项目经理 / 张大伟

责任编辑 / 李长运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1.25

字 数 / 280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677-2/D·213

定 价 / 26.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从社会的构成看，人际间的互动如果不植入信任，人们就无法共同生活，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信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首要基础。

遗憾的是，在经典社会学家们的理论建构中，诚信并没有成为他们的主流话语。只是在社会学领域一向被认为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就，却在诸多流派中难以归类的边缘性人物——齐美尔，才首次提起社会信任这一边缘性话题，对现代社会中的信任问题做了诊断。在他看来，由于现代社会的信任丧失了明确的个人性特征，因此，交换的扩展就全赖“普遍一致性”原则在多大程度上被交换主体意识到，并被当成制约主体行动的最高原则。在此情形下，从交换中分享到的各种利益又成为社会成员能动地扩展交换关系的重要激励机制，从而使得整个社会趋近“文明”。此后，无论是微观的符号互动理论、交换理论，抑或宏观的结构功能理论，都看到了诚信对社会秩序所具有的功能。随着现代性问题的日益彰显，信任在构成社会中的核心作用越发吸引着当代的社会理论家如卢曼、吉登斯等的密切关注。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更是语出惊人，提出了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该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并主张以积极的道德资源建构社会的文化环境。

随着改革的渐趋深入，中国社会在初步搭起了市场经济框架

的同时，以诚信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却正遭受“实利精神”的侵蚀。一个被视为在特定群体中具有强信任关系的社会，却面临着“杀熟”的危机，整个社会呈现出信用缺失的道德真空状态。转型期的社会信任问题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社会信任问题或是做系统的理论探索，或是借助问卷进行横向剖面的实证分析，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但是，信任是不断积累而增值的过程，个体对于信任行为或合作行为的预期会依据经验的指导而变化。因此，作为一种历史依赖的过程，如何在信任的研究中植入文化因素，在历史的动态中勾画出社会信任的状况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个社会的信任传统是有“上下文”的，是借助人们的集体记忆，在一定语境中形成的一个文化结构整体。社会的结构特征不仅表现为横向的，而且还表现为纵向间的延续，即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类型的联系。传统中国由于长期面临着人口过剩、资源匮乏的窘境，大多数家庭总是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自给自足的家庭是庇护和合作的唯一理性选择的场所，牢固的家庭制度也就成为与险恶多变的环境相抗争的一种基本防御机制。作为一种具有原生性、非制度化特征，并长期存留于民间的互助组织，无论是不计息的“做会”还是计息的“标会”，也就成为抵御各种风险的一种非正式社会保障机制。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长期以来，崇川人互助过程中的“经济冲动力”之所以一直受到遏制，与原初服从于风俗传统，随后又受拘于集权制的“超稳定”结构下的社会信任密切相关。

然而，“人性”本身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它不仅会因不同社会文化传统的塑造而呈现出地域性差异，而且还是由“个体决定和社会决定”的双重决定过程型塑而成的。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人们对事物现实感的共享，既坚实也脆弱。其坚实性由社会行动者们处于持续、稳定、频繁的日常生活互动的场域

的可信性所传达，并不断进行着信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其脆弱性也会因那些通常能得以成功维持的日常习俗遭到侵扰而孳生。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作为原初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社会微型结构——“单位”正受到市场的强劲冲击，单位控制的式微或解构使社会行动者不再具有外在的限制和约束，个体被抛入“社会缺席”状态。同时，社会自身的变迁不仅意味着它的结构要素的变迁，而且还意味着它的超结构因素——集体意识的变化。当经济的发展跃过了初期的“温饱阶段”之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所具有的无限多的可能性与物质生活的意义世界的复杂性相共生。人们不再简单满足于“吃”、“穿”、“住”、“行”，人们的效用函数不断被放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几乎完全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甚至所取代，成了“见物不见人”的金钱关系的世界，所有的仅是个人的偏爱和好恶，以至于自我福利最大化的内在驱力产生了严重的“外部性”。集体意识的衰落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在意识领域内道德到处闲散游荡，变成了毫无控制的非社会存在。个体陷入了“规范缺席”的状态。在“规范缺席”和“社会缺席”双重并存的情况下，“分裂的自我”使传统的信任文化发生了断裂，并最终将社会的信任纽带撕成碎片。邱建新博士的力作《信任文化的断裂——崇川镇民间“标会”的研究》以“镇”这一特定的社区作为透视的焦点，向人们展示了社会转型背景下，带有浓郁东方文化互助色彩，并被西方一些著名社会学家作为研究华人社会资本来源的典型案件的民间“标会”最终发生“崩会”事件的这一个案，通过深度研究这一个案，对于展示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对社区人际信任关系产生冲击的动态过程，无疑具有普遍性意义。

从表面看来，尽管社会学家们对信任作了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的二元划分。但是，要真正实现从传统

向现代的过渡，超越传统的特殊信任，实现向普遍信任的跨越仍是一个长期的话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市场本身就是一种促进交换的社会制度建构，这种制度，绝非纯粹的道德软约束机制，其更重要的是依靠法律制度来约束，但也并非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决。传统的特殊信任与现代的普遍信任之间并非表现为彻底的对立和排斥，二者之间还应通过继承、扬弃而使之共存。从金融史的角度看，类似“标会”这种具有乡规民约非正式制度特征的民间借贷的产生早于正式金融制度，且弥补了正式金融制度的缺位。近年来，中国沿海发达地区连续发生的一系列“崩会”现象，一方面固然表明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正在遭受市场经济的强劲冲击，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民间借贷并不会因为正规金融制度的出现而寿终正寝。吉登斯将“后”与“传统”相连似乎在向人们宣告传统社会形态终结的同时，也向人们昭示前置社会结构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某种关联。在这样的语境下人们会提出，现代性作为一种后传统秩序，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如何才能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因此，将过去、现在、未来相连接，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变革时期，民间借贷这种古老的非正式金融制度，一方面应当成为“催化”金融制度改革的具有自发性、基础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民间借贷中的某些习俗或惯例也应该经过修正而被正式金融机构所吸收，从而使非正式制度转变成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重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

童 星

2004年9月24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绪 论	1
一 研究的缘起	1
二 前人研究的基础	5
三 选题研究的视角	18
四 采用的研究方法	28
第二章 对“崩会”的初始记叙	44
一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44
二 龙飘飘：一个克里斯玛型人物	53
三 信任错置的代价	61
四 “标会”的畸变	67
五 田野工作地点概述	80
第三章 对“合会”的历史社会学分析	86
一 关于“合会”的历史记载	87
二 关于“合会”的社会记忆	96
三 “合会”的信任机制	107
四 “合会”的功能	129

第四章 焦虑：“标会”的成因	153
一 “拆一还一”的拆迁补偿政策	155
二 “单位”控制的解构	164
三 政府、领导信任的缺失	175
四 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	182
五 “只错时辰，不错日子”的信任惯习	188
第五章 断裂：“标会”暗藏的风险	194
一 关系运作：信任关系的建构	195
二 挥霍与操纵：龙飘飘们的真实面相	214
三 多米诺效应：预言的自我实现	226
第六章 政府何为	230
一 规避“崩会”预警的“鸵鸟策略”	231
二 回避“崩会”治理的不作为态度	241
三 “标会”：一只“烫手的山芋”	253
四 政府不得已而为	268
第七章 找回信任	273
一 社会转型与信任转型	273
二 制度创新与制度信任	303
三 政府组织与制度信任	325
主要参考文献	341
后 记	350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问题既有西方人正在经历的“现代性危机”，即市场化导致了传统道德共识的瓦解，又有单独属于中国人的危机，即法治精神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人很像西方现代化以后的西方人，既没有家庭情感的约束，又没有上帝的法律的约束，孤苦伶仃。但是，这类中国人缺少两件东西。一是“现代化”，我们尚未走完现代化的主要阶段，物质生产的工业基础和技术进步的自发秩序尚未确立；二是“理性”，我们尚未获得西方人自启蒙时代开启出来的个体理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理性不足、难以自立的儿童。

——吴敬琏《转轨中国》

一 研究的缘起

几年前，我曾在《报刊文摘》上读过一篇题为“如今的城里人吃什么？”的短文。大意是说，如今城里人的早餐中，那些炸得又黄又脆的油条已经不能吃了，据说掺入了洗衣粉；城里人连餐桌上少不了的豆腐也不敢吃了，因为做豆腐用的可能是医院

废弃的石膏；城里人以往喜欢用荠菜包饺子，那些又嫩又绿，肥肥大大的荠菜，比原来那种小而边叶发枯的令人赏心悦目多了，看上去真让人垂涎欲滴，但是吃到嘴里全然没有荠菜的味道，再一打听，原来给荠菜施肥用的是避孕药。既然如此，那么城里人就吃鱼吧，想必那些个体户在鱼身上是没办法玩手脚的，你买活鱼总不会有事，但如今这种方法也不奏效了，因为个体户们给鱼喂了春药，难怪这些待价而沽的生灵，一个个在盆里游得正欢，兴奋得就像是红灯区里的红男绿女一样。于是作者感叹：“如今的城里人已经没东西可吃了”。对这篇短文，我当初也只是粗粗一读，不以为然。可近几年来，诚信问题就像 SARS 一般，大有蔓延之势，越发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成为新闻媒体、政府报告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关键词。诚信被作为“3·15 晚会”的主题，甚而在新世纪之初，成为高考作文的命题。尽管社会各界高声呐喊，但欺诈、弄虚作假、失信之声仍不绝于耳，大有洪水蔓延泛滥之势。2002 年 12 月 19 日《南方周末》以“谁亵渎了巴金？”为题对当年巴金老先生赠给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书籍，惊现北京地头书摊的事实作了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对“剧毒农药泡火腿”、“病死猪肉灌香肠”、“污浊毛发酿酱油”以及“毒大米”、“石蜡火锅”、“福尔马林挂面”等接二连三的报道更是触目惊心，令人闻之色变。造假者的想像力远远超出了“社会学想像力”。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诚实的市场行为反而变成了一种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诚信问题已从商界扩展到学界，由民间蔓延到政府。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究竟怎么了？

中国社会“信”风正烈。然而，诚信问题绝非中国本土的特产，就在我们倡导社会诚信的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被视为全球最为市场化，法制最为健全的国家，也传来了欺诈的丑闻。2001 年 12 月 2 日，在美国 500 强公司中名列第七的能

源巨头安然公司，曾被《财富》连续五年评为最富有创新能力，拥有资产 498 亿美元的商界航空母舰，因设立避税天堂和进行表外融资，编造利润，以其独特的欺骗“创新”，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宗的公司破产案记录。在安然事件尚未尘埃落定之际，2002 年 5 月，又传来世界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年仅 32 岁的舍恩博士在《科学》、《自然》等杂志上发表的 100 多篇论文中，至少有 17 篇捏造或篡改了实验数据，从而成为该实验室 77 年历史上第一起不正当行为，被称为“美国科学界的安然事件”，舍恩也因此成了弄虚作假的代名词。

引起我决定对民间“标会”进行研究的直接原因，是我来到南京大学求学之后，几乎同时读到的两篇文章。2001 年 11 月的一天，我偶翻《南方周末》，阅读了一则关于黄海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崇川镇因民间“标会”^①导致金融诈骗的百字新闻报道后，颇感诧异。一是因为我幼时即听母亲时常谈及农村的“合会”，在我的印象中，“会”是在传统社会物质极为匮乏，生活极为拮据条件下，人们的无奈之举，按理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当我们今天正一步步向现代化社会挺进时，应该早已销声匿迹，不意这一风俗时至今日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居然仍在民间存留。二是由于“合会”往往是亲属、邻里、同事之间的互助行为，体现了人们诚实守信、守望相助之美德，不料突然之间居然异化为“杀熟”。而另一篇则是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德罗·波茨所著，与“合会”有关的题为“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的论文。作者在对社会资本的功能进行分析时用了这样一个案例：

① 编者注：“标会”、“合会”是两个民间传统金融互助组织的名称。此二词在书文中大量用到并演变有相关用语，文中除需特别强调处加引号外，一般叙述中，不再加引号。“崩会”等词语的处理亦同。

莱特一直强调,对于在美国的亚洲移民公司的资本化来说,“循环信贷协会”(RCA,在福建被称为加会,或合会,——译者注)发挥了重要作用。“循环信贷协会”是非正式团体,定期集会,每个成员向共同基金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然后按照顺序得到贷款。在这个例子中,社会资本来自信任,每个参加者在其他人不断提供资金的过程中获得了信任,甚至在他们获得了共同基金后也是如此。没有这种信任,任何人都不会提供资金,而且都失去了这种获得融资的有效手段。^①

这个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以血缘、种族社群为基础的华人,来到美国之后,为了生存,他们如何借助传统社会的信任文化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加速信息的流动和创新,使社会资本最终得以转化为金融资本的事实。

同样是合会,一正一反,结果殊异,唯一的区别就是“合会”的时域差异。一个是在素有“礼仪之邦”美称的中国,一个是在被人们视为私有化、市场化、法制化程度最高的美国。这使我想到了“信任危机”虽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但是,作为人们后天交往活动中习惯地对周围他人行为表现的一种预期,信任本身自然摆脱不了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制约和影响,从而表现出因时因地的多变性和复杂性。

带着这样的思考,本人试图对崇川镇民间“合会”作纵向历史性考察,探讨蕴藏在传统“合会”中的社会信任机制,并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研究导致“崩会”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① 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34页。

二 前人研究的基础

与本研究相关问题的探讨，主要体现在对“民间标会”和“社会信任”等两方面的研究。

《现代汉语词典》对“会”的解释是：“民间一种小规模经济互助组织，入会成员按期平均缴款，分期轮流使用”。“合会”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金融组织，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但有的学者认为其存在至少已有千年以上。^①合会有计息和不计利息两种形式。其运行的一般规则是，由10人左右的亲友邻居参与，议定按月（或按年、季）各缴会金若干，由借贷人（也称“会首”、“会头”或“首会”等）收用，其余会友（也称“会脚”^②或“会员”）轮流收会。其中，协商排定的称“轮会”，摇骰子确定的称“摇会”，用投标形式确定的称为“标会”。“标会”的“标”字与“招标”、“投标”的“标”意思相同，即含有用比价的方式承包工程或买卖货物时各竞争厂商所标出的价格。这意味着如同“竞标”一样，在标会中，出高价者可以优先中标——即可以获得优先回报的权利。比如一个有11人参加的标会，约定每人出资（会脚）100元，时间为一年。首月每人必须出足90元给会首，以后则由出标最高者收会。比如，在出标过程中，有人出标为10元，有人出标为20元，也有人出标为30元，那么，由出标30元的会员收会。凡已经收过会的均要出足100元，其余未收过会的人只需出70元（100元-30元）。这有点类似

① 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第251页。

② 在标会中，会脚既指用于标会的金额，有时也指参与人。

票据贴现，收款人收到的为扣除贴现息后的金额。再后的月份，收过会者不得再收会，且不管别人以后出头多少，都必须出足 100 元底金，直至会期结束。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指出：“这类组织对于积累小额资本极有效益，它们为发展经济提供了重要帮助。如果没有群体成员间的高度信任，这类自助集资组织无法存在，因为任何成员在使用集资组织的资金后，都可以潜逃，而使其他成员蒙受损失。如果缺乏社会资本，即在完全无组织的城市地区，任何人都无法想像这类民众自助集资组织会成功地发挥作用。”^①由此可见，传统社会中的“合会”可被视为凭借高度社会信任支撑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然而，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在传统社会和集权制度中具有高度信任的民间互助形式，如今却受到了来自市场经济的挑战。2001 年 11 月，黄海市崇川镇民间标会最终因会首的破产、逃匿而导致“会”无法继续进行从而发生“崩会”（也称为“倒会”）。一个历时五六年之久，参会人数近万人，各类大、中、小会头千余人，涉及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民间标会瞬间崩塌。会头因无力偿还债务进而导致崇川镇人际关系的极度紧张，有的跳楼自杀，有的病急身亡，有的携款外逃，严重地搅乱了社区的正常生活。

为了进一步了解民间“会”的有关情况，本人通过互联网百度网站键入关键词“民间标会”，结果显示有 962 个条目，在新浪网站搜索到 186 个条目（新浪网关于“民间标会”的重复信息较多）。其中，较典型的有：

^① 转引自〔美〕詹姆斯·S.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 359 页。

案例 1 民间“标会”死灰复燃*

据知情人士透露,“标会”在浙江省温州、台州地区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在台州市境内,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活跃在玉环县、黄岩区一带,90 年代则活跃在椒江区、温岭市,据介绍,椒江“会主”跳楼;玉环县“会主”也被人打死。一些上当后的农民则埋怨“会主”“没良心”、“人心不可测”等等。“标会”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信用互助形式,一般由发起人(称“会头”)邀请亲友若干人(称“会脚”)参加,约定每月、每季或半年举行一次,每次各交一定数量的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借以互助。

“会”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日日会”、有的叫“月月会”、有的叫“楼梯会”、有的叫“互助会”、有的叫“台会”、“邀会”等等。目前一般以 5 万元会居多,利率在 1 分至 1 分 5,高出银行利息好几倍。浙江省温州市金乡镇几乎家家都参加“会”,有的一家参加好几个会,全镇 8000 户,“会”的资金总量约 2.4 亿元。拥有 120 万人口的浙江省温岭市,卷入“日日会”的人数就有 11 万人次。几近十分之一。涉及金额达到 10 多亿元。(有删节)

案例 2 福建长乐“十八姐妹标会”案侦破终结**

曾轰动全国的福建长乐“十八姐妹标会”案,已经侦破终结,21 名涉案人全部被缉拿归案,检察机关将很快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999 年初,10 多位长乐妇女自任“会头”创立民间标会,人称“十八姐妹标会”,她们通过编造一些高收益项目并承诺给

* <http://www.dayoo.net>.

** <http://2003.homeway.com>.

会员 20% ~ 50% 的回报，引诱他人入会，入会时要交 1 万 ~ 5 万元的会费，入会后也招揽新会员，类似传销中的上线和下线。标会一般每月举行一次“投标”，所有会员都要给中标者 2 万 ~ 4 万元，但中标者却常常拿不到钱。

长乐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大队大队长吴少勇告诉记者：“会头就不交给你，她会给你写个条子，我们在侦察中发现，她随便拿一张便纸，或者一张香烟的纸头就可以写个 20 万元。”据案件经办人介绍，“十八姐妹标会”经过两年多“拆东墙补西墙”式的资金运作，大部分都被会头占用，最后因资金出现危机而倒闭，100 多名会员血本无归。

与标会相关的其他报道还有：

(1) 1996 年，以浙江台州市项阿菊为会头的“台会”聚集资金 9700 多万元，会友近 1 万人。

(2) 1998 ~ 2000 年 11 月间，福建龙海市民间非法标会，2001 年 4 月 4 日，会首王宝英、林爱治、熊孟太被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批准逮捕。^①

(3) 浙江省宁海县的民间标会活动。^②

(4) 2002 年福建省建宁县民间非法标会。^③

(5) 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以“拢踪（音丛）”^④（“拢踪”本来是由民间“上会”、“转会”等自发的互利互惠习俗发展起来，

① 福建龙海市清理整顿非法标会，<http://www.legaldaily.com>.

② 宁海县民间标会活动的情况，<http://www.ripbc.com>.

③ <http://www.china110.com>.

④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一书中就有关于云南地区民间“踪”的叙述：“云南乡下有一种称上踪的钱会，是一种信用互助组织。”（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2002，第 73 页。）